

想象欧洲丛书

European Imperialism,
1860-1914



欧洲帝国主义，
1860-1914

[英] 安德鲁·波特 (Andrew Porter) 著
叶海林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想象欧洲丛书

欧洲帝国主义， 1860—1914

[英] 安德鲁·波特 (Andrew Porter) 著

叶海林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252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帝国主义, 1860—1914 / (英) 波特 (Porter, A.) 著; 叶海林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5

(想象欧洲丛书)

ISBN 978-7-301-24082-3

I. ①欧… II. ①波… ②叶… III. ①帝国主义—研究—欧洲—1860~1914
IV. ①D035.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8281号

European Imperialism, 1860—1914 © Andrew Porter, 1994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European Imperialism, 1860—1914 by Andrew Porter.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 Palgrave Macmillan 授权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出版发行。

书 名: 欧洲帝国主义, 1860—1914

著作责任者: [英] 安德鲁·波特 (Andrew Porter) 著 叶海林 译

出版统筹: 高秀芹

责任编辑: 苑海波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082-3/K·103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960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96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编者的话

如今，在一些日益专门化的历史研究领域里涌现出蔚为可观的研究和著作，而本系列研究丛书就是为了给教师和学生提供这些领域的最新进展。在丛书中，16世纪以来欧洲历史中的“热点”主题和事件将由那些深入参与到讨论之中的人言简意赅地呈现给读者。

虽然每部著作中都列出了供进一步阅读的参考书细目，可使学者和一般读者迅速了解该领域的核心出版物，但本系列丛书并非是为了论述扩展书目。原因是，每部书的讨论都限定于历史学者眼中的核心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解读和结论。本系列丛书意图向学生们介绍一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而这些方法通常需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沉淀到教科书和学校教学之中。我希望，历史学者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孜孜以求、有所斩获时的激动之情能够在丛书中展现出来，如同科学家们有了新发现时那样。为了让世人了解历史学者们在

做些什么，也为了让历史学更开放、更平易近人，本系列丛书会不遗余力。历史学若要世代相传，就必须传情达意，而不能自顾闭门造车。

R. J. Overy

关于注释

注释放在方括号中，与总书目中的号码对应。必要时，冒号后面紧跟着页码。注释中出现一部以上的参考书时，则会用逗号加以区分。

目 录

编者的话 / 1

关于注释 / 4

第一章 帝国主义的定义及理论 / 1

第二章 帝国主义“中心”论：政治层面 / 19

第三章 帝国主义“核心论”：社会和经济层面 / 41

第四章 帝国主义“外围”论 / 67

第五章 其他理论 / 81

第六章 帝国主义及其扩张 / 95

参考书目 / 107

地图和表格 / 147

大事年表 / 162

第一章

帝国主义的定义及理论

尽管通常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含义还算得上拥有共识，然而这个名词总是非常容易引起混淆，并成为一个容易触动情感的话题。近期的一些论著几乎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有关“帝国主义”的讨论会立刻陷入语义的雷区。用“政治”、“社会”、“文化”或“经济”这类的词语来解释帝国主义已不可避免，然而这些词语或许很简单，却极难精确运用——很难区分这些词语所指向的事物。当然，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尽管许多历史学家给自己贴上“政治”或“经济”历史学家的标签，并就此心满意足了，但是研究帝国主义的历史学家却不能就此罢休。帝国主义这个课题值得玩味或者说令人沮丧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涵盖了所有这些政治、社会、文化或经济的分支。研究帝国主义的历史学家既要界定又要区分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发展进程，以便理解其各自的功能及其相互间关系。这种界定、区分及分析必将充满争议。不过，定义似乎还是一个研究帝国主义比较合适的出发点。

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存在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区域性帝国。最明显的当然莫过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帝国了（如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大英帝国及俄罗斯帝

国)，还有的帝国或以城市为核心（如罗马帝国、威尼斯帝国），有的是由王朝定鼎（如加罗林王朝、哈布斯堡王朝），有的则以个人命名（如拿破仑帝国、希特勒帝国）。然而，本书并非旨在详尽地研究这些帝国中的一两个或几个。而且无论“殖民主义”这个词语指的是以下哪一种内涵：帝国主义势力统治殖民地及帝国其他部分的方式，也就是说殖民统治方式；抑或是被统治民族的情况，本书除了在一些个别情况下可能会间接地涉及此话题外，也并不关注“殖民主义”。同时，本书也不参与到广泛的关于帝国主义占领造成的长期客观后果的讨论中去，既不讨论对被占领地区造成的“新殖民主义”、“次发展”、“依附性”及“现代化”的影响，也不讨论对于帝国主义势力本身造成的影响。

本书研究的是作为一种过程的帝国主义，即研究正式的帝国，及非正式的帝国（享有控制权但缺乏直接统治）如何形成及发展的。本书试图在目前关于帝国主义研究的浩瀚书籍中理出一缕头绪，尤其是要勾勒出历史学家们最感兴趣的要点所在。本书将研究的历史时间段设定在 1860 年至 1914 年，这个时间段通常被称为“新帝国主义”时期。本书专门研究这一时期欧洲帝国主义势力统治的区域、他们在这些区域有效统治的意向，及其在海外扩张势力范围的方式。自 18 世纪以来，这一

时期欧洲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较为迅猛，也因而吸引了非同寻常的关注。

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及时间段都已被严格限定。这倒并非仅仅是因为受篇幅的限制。从 1815 年至 1914 年的这一个世纪，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相互之间的认知、联系及互相依存是自 16 世纪早期以来发展得最为令人惊叹的一个阶段，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世界一体化的发展呈现出不同层面，或多或少都与国际经济或世界经济的规模更大也更加复杂相关。随着全球电信、铁路及海运的发展，交通更便捷、成本更低廉，导致了世界贸易的飞速扩展。海外资本投资及大规模移民剧增，尤其是欧洲、印度和中国的移民增加，进一步推动了世界贸易发展。不过，经济往来和技术更新只是硬币的一面。与此同时，产生了新的世界强国，包括日本、美利坚合众国还有主要的欧洲国家，互相竞争，野心勃勃地要主导或统治海外领地，各国都为了自我保护发展军事力量、扩展海军。人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也在突飞猛进，尤其是在文化程度如此之高的欧洲。当然这种情况又决不仅限于欧洲。大西洋国家或者说欧洲强有力地推动着全球一体化及欧洲扩张的进程。这一进程也通常被认为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之一，当然，这一时代的特点就是由西方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塑

造的。

在这样一幅世界各个地区日益互相依存的普遍图景中，还是存在着一些特别的“帝国主义”形式，比如人们普遍认为的由一些欧洲帝国对被统治地区进行的不同程度的统治。这些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中出现的异常现象往往互相混淆在一起，很难分清。因此，有必要挑选这样一个时期，欧洲扩张是与含义更狭窄的地区性“帝国主义”同步进行的，这样，人们也许就不仅仅是关注后者，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去考量。19世纪60年代早期就标志着这样一个时期的到来，从那时起，欧洲政治和经济的暂时性平衡开始被打破了。

很明显，从1860年至1914年是帝国全面发展时期。历史学家面对的虽然是有限的，却也是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的案例，许多国家和帝国都处于关键的发展期。无论是从欧洲国家还是他们世界范围的扩张而言，“帝国主义”是如此盛行，因此，如果的确存在某种帝国主义的共性的话（这种共性涵盖也足以解释单个帝国的特点），那就可以通过对这个阶段的研究而被揭示出来^[299]。

对欧洲国家实施的扩张进行梳理归纳有助于说明其规模。尽管到1860年，有一些欧洲国家已拥有了通常意义上的海外殖民地，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进一步扩张。

最明显的就是大英帝国，当时它已经直接统治或者说控制了大部分的印度，在西非拥有了几处势力范围（主要在赞比亚和塞拉利昂），并继续在非洲南部的开普敦殖民地和纳塔尔开拓更广阔的势力范围，在亚洲占领了槟榔屿（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控制了整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除了这些，大英帝国还有加勒比海的属地，但这些都没能让她满足，大英帝国还染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袤土地。她成为了埃及的实际统治者，在阿拉伯群岛、在波斯、在中国南部主要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都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势力范围，她的铁骑还踏遍了缅甸、马来半岛、婆罗洲甚至太平洋[10—13, 298]。

法兰西帝国的辉煌足以与大英帝国相媲美，尤其是在非洲。法兰西帝国先是控制了阿尔及利亚，随之向南向西扩张到摩洛哥，塞内加尔原有的居民也被往内陆驱赶，这样，最后撒哈拉大部及苏丹西部也就落入她的手中。接下来，达荷美共和国（贝宁旧称）、象牙海岸、加蓬、法属赤道非洲、刚果和索马里的部分地区、突尼斯和马达加斯加都一一沦陷。法国征服了中南半岛后，便在中国及太平洋地区建立了稳固的势力范围。昔日控制了从亚洲的澳门（中国）、东帝汶、果阿（印度一地区）到西非的圣多美和几内亚比绍的葡萄牙帝国此时虽已不

复往日风光，但仍在全力挣扎以保住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地盘。俄罗斯帝国依然持续不断地向南和向东扩张。到 1895 年俄罗斯控制了中亚；在波斯北部正式确立了势力范围；占领了阿穆尔地区（黑龙江）和萨哈林岛（库页岛）；并占领了满洲直到 1905 年，后由于 1907 年的俄日协议保留了对满洲北部的控制 [27—29, 304, 313]。

一些新建立的国家或一些个人尽管是第一次卷入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去，却和前人一样分割非洲土地以“方便行事”。1884 年至 1890 年，德国声称占领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坦桑尼亚、多哥和喀麦隆，还占领了萨摩亚，这是包括马歇尔群岛、卡罗林群岛及部分新几内亚在内的太平洋上的一大片区域，并将中国山东划为她的势力范围。意大利占领了的黎波里，部分的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1896 年意大利由于在阿杜瓦战役中战败，未能占领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意大利还野心染指东亚，“租借”了中国的宁波。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觊觎外部世界已久，最终占领了中非的刚果 [9, 301]。

如果说斯堪的那维亚人只是把他们的帝国野心限制在斯堪的那维亚这片土地上，那么就可以理解丹麦人在 1850 年放弃了西非的贸易港口。同是老牌帝国的荷兰的扩张野心却与新兴帝国可堪一比。尽管这些老牌帝国都在 1872 年退出了非洲大陆，但他们却都关注征服

亚齐的“三十年战争”（1873—1903），并且逐步地、坚定地、坚定地在西印度地区（尤其是爪哇岛和婆罗洲）扩张他们的老地盘。尽管俄罗斯在1867年卖掉了阿拉斯加，不过真正丧失一些殖民地的还只有西班牙，当然这并非西班牙的无心之失，而是战败之果。1898年的美西战争之后，古巴和菲律宾被交给了美国，德国控制了太平洋地区。不过西班牙也在非洲获得了一些补偿：西属里奥德奥罗、西属撒哈拉以及西属里约穆尼 [30—33]。

从1960年以来，关于帝国主义全球发展变化的研究就已经卷迭瀚浩、争议不断，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仍然兴趣盎然。粗略看来就可知晓，这个时期欧洲帝国主义的规模和复杂性都彰显出了对其进行研究的内在意义及历史价值，这也就足以说明何以历史学家们对之孜孜以求的原因了。同时，这种执著精神还有更现实主义的考量。新近的这些历史学家们更关注于欧洲帝国主义的瓦解和垮台，特别是因为可以将其置于1945年开始的“去殖民化”的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去。毫无疑问，对帝国扩张阶段的解释必将影响到我们对帝国主义衰落或去殖民化导致帝国终结的理解。而且，不仅只有历史学家们认定“帝国主义”是会持续重演的。这个词语还进入了当代政治的语言之中。许多民族国家清醒地意识到她们是与帝国的遗产相伴而生的；而且那些政治智囊

或观察家们都会密切关注当前行为体是否怀抱帝国主义野心。比如，伊朗就认为他们看透了美国怀着“撒旦般”的帝国主义野心；而同时，以色列和伊拉克则对他们这位邻居忧心忡忡。这种情况容易让人们进行类比，比如将近来的美国政策与欧洲帝国鼎盛时期的扩张进行类比。因此，对于当代国际事务的研究质量取决于这种类比的准确度如何，而且直接或间接地与我们对欧洲历史的解释相关。

但是这并不是说持续争论就会更有意义，尤其是在历史学家们对“帝国主义”这个词语的确切内涵没有统一认识的情况下。肯尼斯·汉斯为人们所纪念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杰出的有才华的历史学家，而且还在于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句格言：帝国主义“不是学者的语言”。他认为，这个词语的不准确导致它在描述和分析上都毫无用处。并非只有他一位这么认为。帝国主义这个词语的语意发展史就表明，这个词语的含意不断地被修改，一开始特定地指的是拿破仑三世的政策，逐渐发展成贬义词，到20世纪初当人们认真研究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时又赋予了其褒义的内涵。帝国主义这个词语所涵盖的影响力或控制力逐步延伸，扩展到包括“资本主义的”、“商业的”、“文化的”、“金融的”和“贸易的”帝国主义，还有“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次帝国

主义”、“军事的”、“司法的”、“生态的”、“铁路的”、“传教士的”、“社会的”及技术帝国主义 [如 230; 234; 297]。

有一种看法认为，历史学家应当承认“非正式的”帝国的存在，正是在这种看法的促使下，导致了帝国主义词语内涵的不断扩大化。“非正式的”帝国指的是，一个大国通过非正式的帝国统治形式或非正式的政治框架主导或控制另一国的事务。非正式帝国对另一国的控制有时是通过贸易交往的方式来进行，有时是通过武力威慑或帝国主义的盟友施加压力。这导致了进一步的推论，即帝国主义大国会根据形势需要选择采用各种非正式手段或正式统治手段。这个推论则引起了不少关于整个 19 世纪乃至之后帝国主义的持续性及非持续性的争论。争论的一方面就在于究竟应如何区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帝国主义类型。此外，也有人认为，“新帝国主义”根本就不存在，比如，19 世纪的大英帝国其实根本就没有在帝国之路上有什么突破性的不同手段，又何谈什么“新帝国主义”呢 [10; 46; 50; 54; 237]。

还有人认为，我们对欧洲帝国主义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关注欧洲大国与非欧洲地区的关系上。这种看法让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人们提出了“内部帝国主义”的概念，指的是欧洲内部的帝国主义进程。更强大、更繁荣的欧洲地区控制和利用了那些相对弱小而不发达的欧洲